

竹久梦二的世界



[竹久梦二的世界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刘柠 著

[竹久梦二的世界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刘柠的书准备都买来看看，竹久梦二，不熟悉

内容非常好大家之作权威

好书！！！！！！！！！！

两艘船比赛开始于1910年夏天6月1日，伦敦特若·诺瓦号这艘黑色的轮船顺泰晤士河而下，向大海驶去成千上万的人伫立岸边观望，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悦和兴奋特若·诺瓦号上，队长罗伯特·福尔康·斯科特无声地笑了这一天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个头不高，但长得壮实，穿着蓝色的队长制服他虽说已经41岁，但是由于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所以看上去仍像个小孩他双眼乌黑而又沉静泰特斯·奥茨，船上的一位水手，冲着队长笑了“多么令人兴奋的日子啊，队长！”他说，“看看这些人！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重要人物！”队长朗声笑了“泰特斯，你的确是重要人物，”他说，“而且你很快就要名扬天下，就同我们大家一样你看到这国旗了吗？”他注视着船尾那面巨幅的英国国旗，微笑着对奥茨说：“那面国旗将会随我们一道去在南极洲，我将把它夹在衣服里面带着我们将成为首批到达南极的人，那面国旗也将是第一面到达南极的旗帜”5天以后，6月6日在挪威，一个人拉开了自己的木房子的门这人高个、长脸

两艘船比赛开始于1910年夏天6月1日，伦敦特若·诺瓦号这艘黑色的轮船顺泰晤士河而下，向大海驶去成千上万的人伫立岸边观望，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悦和兴奋特若·诺瓦号上，队长罗伯特·福尔康·斯科特无声地笑了这一天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个头不高，但长得壮实，穿着蓝色的队长制服他虽说已经41岁，但是由于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所以看上去仍像个小孩他双眼乌黑而又沉静泰特斯·奥茨，船上的一位水手，冲着队长笑了“多么令人兴奋的日子啊，队长！”他说，“看看这些人！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重要人物！”队长朗声笑了“泰特斯，你的确是重要人物，”他说，“而且你很快就要名扬天下，就同我们大家一样你看到这国旗了吗？”他注视着船尾那面巨幅的英国国旗，微笑着对奥茨说：“那面国旗将会随我们一道去在南极洲，我将把它夹在衣服里面带着我们将成为首批到达南极的人，那面国旗也将是第一面到达南极的旗帜”5天以后，6月6日在挪威，一个人拉开了自己的木房子的门这人高个、长脸

两艘船比赛开始于1910年夏天6月1日，伦敦特若·诺瓦号这艘黑色的轮船顺泰晤士河而下，向大海驶去成千上万的人伫立岸边观望，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悦和兴奋特若·诺瓦号上，队长罗伯特·福尔康·斯科特无声地笑了这一天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个头不高，但长得壮实，穿着蓝色的队长制服他虽说已经41岁，但是由于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所以看上去仍像个小孩他双眼乌黑而又沉静泰特斯·奥茨，船上的一位水手，冲着队长笑了“多么令人兴奋的日子啊，队长！”他说，“看看这些人！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重要人物！”队长朗声笑了“泰特斯，你的确是重要人物，”他说，“而且你很快就要名扬天下，就同我们大家一样你看到这国旗了吗？”他注视着船尾那面巨幅的英国国旗，微笑着对奥茨说：“那面国旗将会随我们一道去在南极洲，我将把它夹在衣服里面带着我们将成为首批到达南极的人，那面国旗也将是第一面到达南极的旗帜”天以后，6月6日在挪威，一个人拉开了自己的木房子的门这人高个、长脸两艘船比赛开始于1910年夏

这会是怎样的美好世界啊

非常好看，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日本方面的书，以前看过《蟹工船》，我想这个《竹久梦二的世界》应该更好。

收到了，大冷天感谢快递大哥谢谢耐心送货速度快！！

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！

收藏先，慢慢看

好评，非常好的书，好评，非常好的书。

序by李长声：看漫画或电视是孤独的，但是在学校或酒桌的交流，使快乐共有，便好似古老的狂欢。大众是健忘的（所以总是快乐的）

流行是翻来覆去的，怀旧也生出新意。

by刘柠：对左翼社运从最初的热衷，到最后脱离的挫折体验，也在梦二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，其阴影，构成了梦二特有的那种在梦幻、无常中抒情，在幻灭中抒情的艺术美学的社会学背景。易碎的外套里面，是强韧的芯子。

他在给叶的信中如此写道：“你真的是好孩子。但因命运的缘故，那些无须知道的，被过多知晓；而应该知道的，人们却全然不知。”一方面，梦二是流行艺术家，生活在被时尚的光与影包围的浮华的世界，但同时，他又是非常单纯的艺术家的，一生与所谓“主流”保持距离，在浮华的世界中维护了自己原初的本色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梦二是寂寞的。

从他生前几乎只画身边的女人，绝少雇用专业模特这点来看，他无疑是以生活中的女人为模特，以近乎内心独白的方式，不懈地描绘、完善、逼近着心目中的“理想女性”。但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缘故，画家笔下的女人，或大家闺秀，或小家碧玉，或良家妇人，或风尘游女，总不脱一丝怅然若失、空灵虚幻的神情——那是一种在人生旅途中迷失后的困惑与倦怠感，一种彻底厌倦了俗世风景后，复归自我内心时的灵动、剔透感。

每一次从欲望的最底层爆发出的快感、疼痛，在归于绝望、虚无之前，大抵都像从地狱的魔沼中泛起的水泡一样，在宁静的水面上升起安详、精致的睡莲——那就是梦二的艺术。

梦二众多的艺术作品，从题材上大约可分为几类：港、异邦人、江户情绪、女人与孩子，及艺术家晚年喜欢表现的山。从如此分类中，可抽象出一个大的母题，那就是乡愁。港是船回程的终点；异邦人意味着对遥远的、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故乡的乡愁；梦二笔下的江户，并非是以西洋为主体的异国情调的表现，从大正时期的风俗出发，恰恰是文化复归的所在；而女人与孩子，简直意味着乡愁本身。

用小仓忠夫的话说，梦二“怀抱着对遥远的过去的乡愁，梦想着未来，一边让过去与未来在胸中交叠、交错，一边放浪于当下，每时每刻。”

诗人大木淳夫说：“梦二所描绘的年轻女性，无论哪一个，都是面带幽怨，眼睛大而圆，睫毛长长的，耽于梦想，有种腺病质的姿容。纤弱袅娜的她们，眼瞅着就像要折断了

似的，有种难以名状的易碎之美。”

梦二作为东洋艺术家，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，敏感、易碎、善妒，挥霍才华就像挥霍生命（反之亦然），以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匆匆走完了生命之旅。乃至其艺术都来不及细分，一股脑喷涌而出，像极了日本的樱花，哗地怒放，像云一样；然后匍然坠地，随春雨化作绚烂的云泥。其浓烈而感伤、奢侈而颓废、短命而绽放的一生。

by梦二（日记）：芭蕉之所以长久流行而不衰，是因为他教人以如何安置灵魂的步骤。

活着真好，能见到世界的一草一木。

地域争斗、民族争斗、人种争斗、阶级争斗.....所有这些，怕是永无穷日，但先假定有平静的日子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男女斗争，此乃古已有之，从不见有谁把它单拎出来，看作是“斗争”。但是，这确是最初的。也是最后的，且往往是大规模的斗争。

物心分离，渐行渐远，此为现代文明之“特长”。

但作为人，即使已然成为高尚、出色的存在，倘无法在经济上自力的话，也同样徒劳。

等待春天绽放的心灵，却总是放心不下。既不是药，亦不为毒。

好歹简素地过活，力求把自己变得单纯化，以忘掉过去。不消说，真正启程的那刻，意味着对死亡的跨越。

病魔好像莫条斯理的，有些腼腆地驻扎下来；而病人呢，则默许之，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。想要的越来越少，但却越来越具体而迫切：想吃牡丹饼。

无论寄自谁，也无论来自哪，无信是最好不过的。

最后之物到底如何，是不可言说的。

形诸语言的话，就像假的似的，但为我们的友情而合掌。

崇山峻岭的山壁，有淡蓝色的积雪。春色尚浅。

像打碎的玻璃窗似的闪闪发光的黑眼睛，蓄满了泪水；张嘴大哭的孩子的脸。

附记：直至今日犹能打动人心很多东西，其实莫过于那些以日常言语缀成的日记，自然而然出口成诵的和歌、俳句和真诚的书简一类，反倒未必一定是当时被尊为“正经写作”的正式文字。

[竹久梦二的世界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竹久梦二的世界_下载链接1](#)